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六

宋 文同 撰

墓誌

屯田郎中石君墓誌銘

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奉郎守尚書郎中知遼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石公以疾卒於公館其子蒼舒奉衛輤車還長安卜吕熈寧

元年八月庚申葬於萬年縣鳴犢鎮之某村蒼舒以同嘗遊於其父子之間以疏麗公之高行凡六七致而不倦其辭愈勤而愈哀將求同之文寘公之所藏同自視孱呐何以盡公之休懿然豈忍不受其子之惓惓勉為次之公諱某字君瑜世居關中曾祖某祖某生五代荒季之末恥食之粟潛遁自高父某累封太常博士母李氏封清河縣君太博既生于國初聞父祖說前朝穢瀆擾劫之亂謂今有天子在汎除灑潔被一布休治鋪張

建置文采爛蔚輦轂之下士民恬安於是遂擕家以東公因生於京師占籍祥符縣公少舉進士蹤開封府薦景祐元年一中上第調孟州河陰縣主簿縣踞汴渠之咽歲驅兵夫十萬餘厮折寘滅堅菑揵以瀉其流絶榮波直王城會長淮通東南之漕給中都事務最嚴劇大農每歲度諸郡之穀峙於縣以稟其用所領内者非精健有智數則禍其䕲而使令謾誣受賕矣公始任即當此衆未信其能評之他負蟻入公制以術部後先無相

躐才鋒森然批斷翦翦無一粒宿於外日日用此道塗謡誦之遂著名矣再授扶溝縣主簿王畿之吏大抵尚因循好取譽民狃悍猾務不直以亂治亡所尊畏侮慢驕很或時執上官短長側睨若相角急則投鉅筩撾登聞鼓矣公至不能耐一切根排劀剔繩以國律無所借宥久之惡少相教敎避去曰是不如他人慎無犯入即整汝肉矣一邑斂手翕息不敢議公令當閒語公謂寰內之治難以比諸外當少寛取無事以去不爾忽失慮

中其奇安可悔公曰用法有內外之異非朝廷所以待天下之意也悪職在奉助惟知以徇公爲稱不知其餘矣事在齟齬令輒入告公獨處之益辨內史鄭文肅公聞而喜謂其僚曰石君新進乃能如此後日有勢位何施而不宜優詞荐之改大理寺丞知虹縣虹屬宿當江淮楚泗之會俗尚雜悪昧利而嗜訟令始至先以事鉤之既得乃緣其間巧刻放横肆已所欲以求縣如其意後窮訊暴其情反詰之伏出即飛不穩語攢嗥旅吠

中外諠沓往往為立獄令不勝顧被譎若此者屢矣公初來謁守守視公少年易之撼以虹治留公假州局公曰奉詔書不敢私自免試往臨之苟有可以上闗顧府無見爽相庇賴事不枝柱政無難為矣守頷之曰然既至嚴肅閉嘿不露鈌巇衆莫測其端涯但密記姦桀疏捕幾輩白府逐他所自是一境平静吕善譽閳富人責租使其奴歐逋者疻之公曰奴罪當然教之者主耳并録之主懼匿不出捕急其徒計賂人代焉至廷下公

曰是富人耶衣冠則爾其質乃賤隸袒視之膚革皴瘃果其家役僕也杖去直得其主而坐之自是彊宗大姓俯首躡地栗不敢鼓踵謂神為公矣亡命多聚居辟隙晝則人夜相結為盜椎剽冦敓入舟撇大浪沓不得其所之巡徼日呂告求問莫獲民苦此公為立法以閭里編户什伍相保信一敗並縶無貸悉感懼相伺察訖公去無人遺一金至今長老道公即歎息矣遷殿中丞移綿州羅江縣蜀人柔良畏事索摩撫公易虹治一用清

簡未逾時縣事已告無所設簿書凝然械杻積蠹廡下徒吏假倨門守終日居吒不識追胥之擾盡力田事新黌舍聚良子弟置師教之親為講說義訓使循服其父兄感泣入謝相與謀寫公之狀于浮屠示世世無忘公成都士人盛甲天下其學術文章平日常相高不肯下服文潞公鎮蜀當貢士先時考官重其人人亦多豫以他事解不得已為之須柬輯與大深險之目以苦之幸入等少不毀已舊常若此潞公尤慎之歷計部吏舉無

如公者請公起公未行衆已曰其人矣及取士名出曰皆人常所願其得之者下帖然無一語明年登第十不遺一二聞者無不嘉其精工還朝以太常博士通判許州尋改永興軍公雖佐者然齾彊煦輭潛洛窑啓府寔賴之有猾盜屢抵法黥竄嶠外者數矣每逃其家隱匿落深窑間出用兇力為人患人不敢正視孽久益劇後捕得法當流海上獄入公建說安撫使誅之安撫使怒瞪公曰通判欲使我撓法殺人耶公端色緩起曰愚

非敢以刺骨事公者但陛下用公鎮京兆豈特區區若他郡吏守三尺事大小一委公以便宜殺一巨姦安知不治公之民數十百乎公在此渠敢峨公治奈何安撫使悟從公議明日一府讙譟皆曰非貳車不宥惡盜蔓日以滋矣改屯田員外郎大裕加都官員外郎遷職方員外郎三白渠穿涇屬之渭延袤二百里溉田無慮數千頃衣食億萬長安華原倚以為命國家為設官專總其事每秋稼罷鳩役釃鬬及壤通遶蕩無害一不如制塹

閼潰壞乃不霑足民遂竊決爭以死繇有司惰忽不屢力矣楊宣懿公辟公知渠事公自谷口行視且曰涇流本無窮率嘗不能以餙者用之乖方也役作公督利夫二萬築堰岸上直表鐫溝枝分股注舊歲一過猶不給自公監乃二過有厭矣六縣之土蒙被灌沃禾黍登倍易民之訟以為謳歌距今不衰矣遷屯田郎中知慶成軍丁太夫人憂服除賜緋衣銀魚知遼州遼鄙小所治當陿隘前人忽之不事事吏頑惷民貧有欲訴者亡地

益窘偪公為之籍記簿調賦役𥥍濯而䕶飼之宛轉旬月成就人咸安之詔求舉堪清要吏梁丞相為大鹵嚴峭少合特取公應書進之宰相方將汲用而公遂病至不起享年五十二嗚呼公少好學博覽兼記其談述有尺度名聲𨬅然為人器宇儻蕩疎眉廣口望之魁崛偉人也喜大節善論議於世務纖悉無不該究聽之灼灼皆可立施用者與人欵曲接以恩意無一不相能故死之日上下咸嗟悼之娶李氏封南陽縣君知書史為婦

姑跬步以禮閨帷矩範隣里矜法自公死不復御文繡
日蔬食誦佛書治家嚴嗃訓子孫益不容自放男一人
蒼舒雋慧修爽雜習可喜攻詞章善草隸前為髙陵縣
主簿諸公譽之女一人適大理評事裴正民柔淑婉嫕
克稟儀法孫若干人公有文集凡十卷所以為銘銘曰
石以譽源康叔有孫靖伯之支磪為純臣漢奮恂恂萬
石一門祖魏守萊東陵始遷至愷過江從官晉元仲覽
于唐所秩亦尊後頗班班雖晦有人公世闗中孝謹所

蕃起噓其熒將焰以燉服采吏塗爀然厥開宣積勠勤

勢久且熸羣章交加進天之閤洊試于州朱遼兩轄治

居窮嵒胥屹樸渾公為輯齊宜有畢完求賢下書外委

要官太原得公亟喜以論上將寘之崇資顯班阨乘其

期中壽以淪人嗟謂天孰云而神公胡不留德俾在民

昔旟東征今柩西還御蓋之隣鳴犢之原山蟠水紆間

龜其言此地吉良可棲公魂公其來安以侈後昆

屯田郎中閻君墓志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五世祖某嘗爲唐安郡從事因家焉曾祖某有異行鄉鄙稱慕陳文忠公咸平中仗使節慰撫二蜀蒐獵幽隱表言其高朝廷下粟帛褒寵之祖某安善固節不樂仕進考某贈屯田郎中妣封旌德縣太君郎中既嗣累世令德之後薰濡染漬刻意於學酣嗜典冊顛倒熟爛尤喜左氏春秋最爲學者左右采獲持去精義以下其他師淳化中順賊起郡邑大擾郎中盡委去貲槖挈家所有書居二江野外奥曲賊不

能到處穴地藏之曰貨財吾不屑此書如為兵火蹂燼後求無有也事平出之使子弟日夜講解誦習要之為名儒故有如公者子焉公天聖五年郡舉進士南宫類其所程文奏入髙等覆試廷下唱第裁得同學究出身公進撫陛楯辭不願就願復肄他日薦書意甚切上使中貴人吕温語諭之乃已調佐永興軍醴泉縣閒益自勉造為詞章遂鎖主簿廳以起於是中八年進士乙科授本軍推官論代丁旌德憂外除補涇州幕用舉者改

著作佐郎知彭州濛陽縣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監在京左廂店宅務以郎中丧去職終制授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州今丞相昌黎韓公時為經畧使判府事事一切委公凡有可以古義裝潤表疏使理趣較明有條紀不難諭者非吕公無誰為之丞相視公禮特厚轉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御史闕詔近臣上有行誼者補之今孫少傅抃為中丞吕公名聞衆憚公端勁難操遂執仇議以罷拜職方員外郎知開封府縣縣治盡京城之半事目

苛冗復為彊家巨宗佩貴挾姦侵撓紀律鐫折下戶錮理專利以居於巳公至逾月皆懔懔自約不敢引手採公緩急孱賤孤弱始得開蕩喑噫吐為和氣至今議者談治赤之最公先也吕屯田郎中知磁州磁人鈍緩少文公為立學選師以教育之躬自臨視較試藝術旌引能者厲飭不逮故風尚藹然一變椎俗民既禮讓事亦休簡未幾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臨川郡丞南昌從事皆大臣子弟倚藉勢力放肆貪暴前按察者率相顧忌

遮護陽不省問公視事即鉤治之狀得聞上逐去由是列郡傾聳震惕食飲眠寐不忘檢戒江南民雖嘗以訟自喜然有呂誌誤入法者前人諱惡之概嘗以例移管他處公閱籍指辨盡還之鄉袁州分宜縣具獄上兄弟二人者斸塚發柩取物敗其重意悉綴結增就一與其弟本非矣弟癡騃庸懦已悉承也公視狀直曰兄乃賊弟何預為是必有以力轉其情者屬有司謹驗卒如公言各以罪免羣論稱歎謂公神明矣公行廬陵有婦人

來自嶺南遣婢持尺紙詣公傳言夫死無所附願得適
人以圖北歸望公閔肯書此貴人無疑納我公謂曰若
主何在令自來婢去公曰外有人矣是將有利其財而
為之謀以我為信者默令捕之寔為無頼者誘給以覬
其所齎裝公致之獄道此伏罪而遣良校護送婦人歸
京虔州民私貿鹽以自業世世習抵冒雖毒懲痛斷然
不肯少悔者朝廷既亦以厚格當所獲故捕吏務多得
其狀名至兕者取所賞往往鍛錬平罪以當其所酬公

下論切戒謂不可復者比會信豐令嘗繫此等囚逮二百人公引前一二簡詰獲犯實者五之二自是盬獄遂省至今人謳歌之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公權虔守事且出聚僚吏區決如平時罷歸食疾作藥不及下以卒年六十五也公方重端梗簡介靜嘿自讀書便好追訂古聖賢所以立言示後世之意其為文章浩蕩閎碩騰髙踔遠解理析義夷易明白西南士人宗師之其講議世故開列政要原所以治亂之端與夫所以致之之

由如誦說可聽以紀性孝友事親生死無少怠養亡弟諸孤恩意益厚如已子善草隸得法然甚惜不妄寫以與人於世少合凡取交於人必始卒用信無以寒熱易其守韓丞相最為知公方將薦用公而公遽亡矣嗚呼其命也耶公先娶勾氏早世再娶李氏贈司空若拙之孫太子洗馬綽之女柔懿恭惠治內有法封同安縣君先公而卒男三人曰髙叟曰真叟並補太廟齋郎曰孟叟舉進士皆被慈訓敦厲素業非所以隕墜公之所植

者女一人嫁前進士毛世勣以治平元年十一月某日

葬於晉原縣白馬鄉飛凫里之先塋於其葬也韓丞相

以詩悼之眞叟以同嘗論文於公之左右來求銘爲之

銘曰

測古之深蹈道之高極其端涯靜不以勞偉然充中仁

磨義軋孰司其闔久不使發有地十州既嘗少施曾不

滂洋大故㠯隨孰謂乎公而遽及此天其昌之有書有

子

丹淵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七

宋 文同 撰

墓誌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亡友去私諱亥姓錢氏懐安軍金堂縣人生七年而孤其世父良絶器之教養若已子去私性淳篤寡言笑嗜學諸兒挽引與戲不過畧就其處已復還几案對簡冊

爾嘗竊誦詩書終卷不亂旣冠文章遒詣鴻麗通博翕然聞兩蜀閭士大夫爭求交之慶歷初舉開封府進士試廷下不中遂歸曰吾術其未至耶郊居外人事盡取所有書日夜攷究騰高入深裒擥剔抉無所不得以為其所有猶曰未也是歲秋賦尚不肯應書太守集賢林侯概力起之且緩期以待去私為出並諸生試侯取去私為第一人明年遂中甲科調江陵節度推官老姦夙黠不敢侮妄時故相劉公沆臨府剛嚴峭勁少所推借

嘗謂去私曰君始仕而論事多與法合豈少習之耶去
私言是安假習法與人情何嘗甚相遠若處之平心自
可決不疑矣公是之他日見其所為文歎曰君事業有
如此簿書豈可久相仍哉薦之再授京兆府掌書記晏
元獻最愛去私嘗召與語終日文潞公來雍以賓佐自
隨朝廷改去私定國軍幕潞公留之屢試以難劇皆辦
稱其才文章奬奏遷著作郎知河南府登封縣縣有嵩
陽書院師席久倚生徒盡散落去私盡料邑人子弟之

良者遣往教之四方之士來者皆留其中嵩陽之學至今為盛蓋去私至後始能如此京洛之民竊墮事末利不重墾稼去私為遍諳田間相視指度溝泉壠壤藝食桑稻以法授其民飽煖之願許之人轉流而占籍者歲加益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絕處巒嶺澗谷幽深奥邃道祠佛宇布若聯罫前朝高爽遨逸之士遺迹如昨今秘書監劉公几與去私為泉石之友間常步入以極其勝連月忘返而縣無廢事遷秘書丞簽書興州判官廳

公事州在崎嶇山壑之下民吏椎質諸不如事向官此
者但務一切去私為其整比次娖條理巨細無有違失
興遂名治郡至今襲用其術改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
賜服五品鳳翔盩厔縣望遷澤置馬務監牧使舉去私
主之兼知縣事縣介岐雍土田演沃民髙貲常以雄横
相鎮迮素號難治去私一以至誠治之久而其下不敢
以毫髮不可事徼倖於去私治平剌陜西義勇其法不
問衣冠與下戸皆籍人甚駭恐去私為白府免不聽移

書轉運使為奏朝廷從之衆始安嘗有兩詞詣去私辨
客有紿其所不直者厚納其金陽為將以言於去私所
易其獄去私理之自如其人出逼客復取金去私知但
默笑待客如平時外人益信去私之公且謂去私仁人
長者而指客不若犬彘閭巷籍籍交口頌罵客竟以羞
死改都官員外郎今韓大參為三司使奏去私通判其
府事未報而去私卒治平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五
十三去私為人情地夷曠無有徑路而所與之遊者無

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去私冐中辨其所以為賢不肖者寔皎然爾事世父孝謹尤篤嘗以其所當遷官具情吕聞上且曰臣伯良有大恩於臣願求授之天子嘉焉命遂下廩給之贏盡分致其族以至及其故舊所不能自濟者其於自奉裁足而已器服玩好散置几格人所欲得隨其取去未嘗有一言之吝其臨政明敏愛恕不務巧刻辯詰訴訟儻無深非重過皆講解使去初若寛簡不斷然而淹久浸漉於人盡愜其所素意葢本不欲

相疵痕而後可使復為完好者也故每去人必思之罷登封累年嘗復過之邑人扶老提𥡴相與出郊候拜留連不忍輒去左右送之復如此既死二曲人有訟不得其所伸者知其無可奈何則必詣去私殯室瀝酒燒幣號泣告訴具道其所以如此不能復見去私為其區處之者反覆丁寧而後去此古人得循吏之稱班於簡冊者未必有能過於此宦意亢泊然不顧計劉丞相晏元獻文潞公最為知去私者是數公其力儻畧施於去私

則可以度越倫輩為顯官貴人而去私未嘗輒一開口以希其有所進拔人語之去私終不為易其所存同嘗呂長期遠約待去私者久矣且不謂遽然至於如此嗚呼哀哉去私曾祖諱贊祖諱緒父諱焰贈職方員外郎世世皆用儒學倡於蜀以春秋名其家母王氏贈遷居縣太君夫人耿氏婉靜端素儀度可法自歸去私相與營飭家事外齊内明資去私於學以至得第從官在雍嬰病遂去世再娶江氏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

汪林復之女封長安縣君賢而有文去私沒後家甚貧長安安之不戚戚惟督諸子為學期以復興門户為意男六人端甫端夫端履端衡端誠端懿女四人長適進士侯去非餘尚幼去私有文集二十卷大抵淳重明白長於議論以熙寧四年二月丙寅葬於盩厔縣仙遊鄉黄龍原耿夫人祔焉端甫昆仲以同於其父交遊為最深者來哭求銘同辭之非矣既泣且銘之曰

嗚呼去私其可謂當世之淑人君子者也寛裕和懿才

明敏給政事文學皆有能譽而其官其壽兩不能獲夫天之報効於人所以必然用善惡之行者同嘗論之精且密矣今於去私又使人置疑於其間也竟何如哉去私所有已不自媿於人其子孫復能嗣其業當有復能興大之者嗚呼去私想固無恨矣銘去私之墓者同也去私聞之乎嗚呼哀哉

屯田員外郎羅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君登詣同於成都

田車館手授其友進士張簡所為其先君行狀一通且曰登將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先人於晉原文井鄉富饒里伏念先人為人終身之大端於世可無媿非以文字載而藏諸墓則恐不知於後人登罪逆愈深矣敢以此累左右顧哀其衷諾之同屢以不敏讓不得退而按其狀以書其辭云君諱致恭字奉之其先蒙於三國時自襄陽來為廣漢太守其子寔後有功於晉室封西鄂侯謚曰烈子龑復守廣漢兄之子尚又為益州刺史值

時擾攘遂家于蜀厥後累世不顯至君之高曾皆居於邛之安仁自大父始遷于益之雙流君既生七年而孤與母閻依外氏于唐安由是為其郡人順賊叛唐安先遭兵君始九歲其外兄閻太古攜君遁逃伏匿草野賊誅太古收斂其所藏書與君日夜講讀君能暗誦尚書句堯典至秦誓一起不絕太古每稱愛之授以左氏春秋盡通其學君復以其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顥故有文行為西南名人君事母孝閭里以為法初徙唐安也雙

流有良田三百畒母以君幼且屬其親句氏者主之句氏無頼以酒壞其産又反君母之所託比君冠一塍亦無有也君問求不得遂絶口不道人詰之君曰始謀欲其為吾幹視此田者乃吾母之不疑其為人而誘之耳今其既闕人有畀吾母之所不疑吾將爭之詎不傷吾母之心乎吾不為矣議者深歎之性剛嚴惡人之不以正直奉其身尤諱方外怪妄之説與夫鬼神荒惑之事有語者輒折之不少容故鄉里憚焉築室北城外使子

學求名儒為之師友自身督其業日考其進否為勸沮景祐中職方君一舉中進士第郡人爭欲以文學大其門户者以君為之標榜焉君以慶歷元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九累以子官贈屯田員外郎曾祖諱穀祖諱遵道父諱顯君之配曰樊氏封長壽縣君君生男二人長職方君也行誼粹敏居官人德之次曰懿為學有守女二人一適四門助教張中正一適進士樊厚早世孫四人曰貽孫彭孫壽孫宜孫銘曰

君裔本顓頊後以國得姓三世守蜀一絶不續幾千載無聞人君少時艱難遭盛明始以文訓子弟子已仕漸顯君亦躬受其榮自此復綿綿以興矣嗚呼君無恨也

咸陽主簿任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性沈敏儀神端厚自入横舍遂好學凡五經未十歲悉通誦造詞章謹嚴如其為人兩舉進士皆首送治平二年與其弟更俱中第南臺調主京兆府咸陽簿縣居要劇凡西北使車兵籍往來之所求索者日

月不廢領戶復繁夥以曲直來廷下祈取裁辨之者旦暮相纓紼君始至會令尉缺能獨當其事巨細區處各中其會殊不若以經營而累其中者上官咸咨之君嘗期更共舉賢良方正會得符從莞義谷稅幸以暇習科業晝夜不自休重疵因得疾求歸莞城中開元佛寺萬藥進不効乃革召其孥諭之曰是理吾固已知之矣唯父母官塞上遠不得一訣此為恨持入於地下無窮矣言訖乃告盡享年三十六治平三年六月初八日也秦

蜀之人聞者皆盡然蕩洟談其為人娶雍氏生男子二人一忠恕年十一歳一小字遺慶君沒一月始生女子四人許嫁廖氏黄氏王氏一方三歳有文集二十卷皆講道濟時之術久必傳者君之先本長安萬年人十二代祖壁自江州移閬州刺史卒以世亂不歸乃家新井縣八代祖畹與其兄疇唐元和中繼登進士既貴遂改所居鄉里為二龍鄉三溪為桂枝村七代祖椿徒梓州郪縣木瓜莊今為郪人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尚書職方

員外郎父某屯田郎中通判原州母某縣君雍氏初君赴官從郎中至歧留五日别去上馬屢顧大泣且戀戀郎中心異之謂與常殊也後一年郎中表致政得請還里中乃與其柩歸始悟其長辭已去年矣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鹽亭縣石闗里西山祖夫人之塋次郎中以某知君俾其誌君墓銘曰

於惟彥安來將胡為志大莫充才不以施三紀遽去飈驚電馳吾從而文以永爾悲後萬千年讀之者誰

殿中丞杜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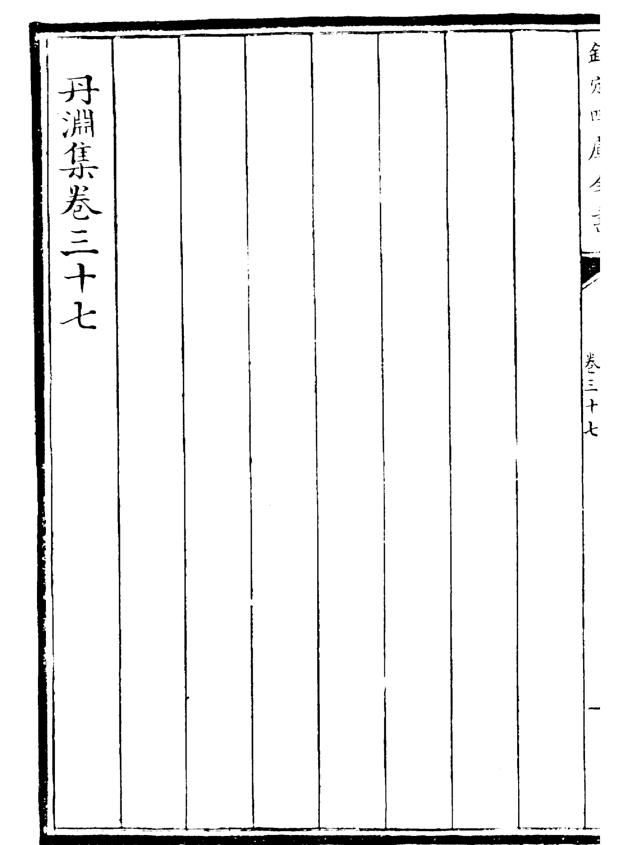
君諱某字某其上世長安杜陵人曾祖知權唐廣明中與公孫俗者同以醫侍僖宗幸成都後以劍南山水佳秀愛之乃留居遂為普安郡人祖昭少有懿行家饒財里人多從之假貸久而有不能自償者見其人愈慰以好語計終不可責則盡取其劵投諸火不復問衆咸德之父震性端重喜立風節太平興國詔書取天下善士為鄉里所稱者將官之守臣以震聞既至闕下辭不願仕

以歸識者洛其髙然好學不倦自六經歷代史以至曲說小傳皆手寫極精楷校對無少謬日夜督君從事其中君沈敏強博無所不覽凡見古人行事卓然有在人所以不能為之者未嘗不拊巳嗟誦賞激再三起而疏之於屏壁牕戶日自省閲又以教子孫復為其親友良子弟說是人者所立有如此但人自不能勉爾勉之何獨其人耶嘗曰子不能仕矣有子行吾能使為之兩蜀文士無不延致俾其子與之遊行遂善其學慶歷中一

上中進士今為都官員外郎君凡從其子官率以忠義仁恕教其為政故行所至以治稱君力矣君生平爽徤少疾嘉祐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同州之官舍忽告病漸革以至不起太子賓客趙公良規時將州素與君往來甚厚聞君卒走臨君喪哭之慟為文祭之極哀州人無少長皆下泣曰善人死矣享年七十四君先娶公孫氏乃其先所與同入蜀名俗者之後先卒贈滎陽縣太君再娶何氏君亡未幾亦卒贈新安縣太君行以治平四

年五月十三日塟君於華州華陰縣保德鄉仙谷口之北二里二夫人者從焉君以子恩為大理評事致仕再贈殿中丞一子中都君行也二女長適綿州進士蒲檢次適閬州進士蒲臯孫若干人中都君與同有閭里之舊同常愛中都君之為人和粹温厚見屬銘其父之墓不敢辭為之銘銘曰

祖諱之父蕕之子穫之而君擁其資以自燕嬉以享乎壽祺以太華之陰而為之歸茲世之所希兮



丹淵集卷三十七

丹淵集卷三十八

宋 文同 撰

墓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十三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知成都府天水趙公某之子新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杭州於潛縣事監西京粮料院名岍字景山以疾

卒于洛陽之官舍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載其柩歸衢州葬於某縣某鄉某里某原龍圖公一日召其部吏廣漢郡尉文某語之曰余之子不幸蚤棄世余常觀其所為宜有以舒發流聞于後者今已矣使其志不克就嗚呼余識子且舊子可為余誌其墓同被命唯唯退自念同文字樸澁何足以綴緝於潛君之美行告于無窮然辱龍圖公眷愛之重當勉强無以辭乃按於潛君之叔著作佐郎楊之狀云君之生風度竦秀寡言笑既毁齒性

益聰悟誦書畫字無一日不加進龍圖公友愛羣弟多携之官每退食即便舍相與磨講道誼為文章而君常入諸父行謹謹就業未始略遨嬉不滿其所程淳粹和厚無毫髮兒姪之過一家欣愛之年十六舉進士不中歸自閉嘿愈奮厲增力極取游太學事先生胡瑗授諸經鉤探擿抉造詣深隱纂譔辭語精簡渾重瑗獨常稱之同舍生三十人君最少動有儀法衆以君不敢燕惰廢所事兩就天府貢禮部輙落龍圖公為益州路轉運

使用裕享授君太廟齋郎嘉祐中鏁試嘉慶院復得是
時場屋方議以策論取士天下豪俊並挾藝京師無一
人肯自以為吾不如某人而願下之者南宮主司皆禁
林鉅公亦審慎戒飭以待多士既試文卷坌入悉高譚
劇辨磊磊可畏而東次其可以應當世之所宜用者上
之以君當奏名第六於是都下烜然馳聲稱遂遠聞龍
圖公嚮在臺諫論事不少避權貴風威逼人海内駭伏
人至是得君名皆曰趙氏復有此子矣中第御前調憲

州司理參軍或謂曰君盛年有令譽從宦邉藩塋途自
此逺矣君曰雖然吾安念此吾親之側無它兄弟以侍
且旦暮去左右豈所云樂耶因留不之官今皇帝改元
之二年春龍圖公自河北都轉運使移成都朝廷以君
為縣令做局河南府且使視其家未治事得疾藥不効
寖革毋夫人在旁日夜憂泣無所問計君徐起安坐怡
顏色如平時曰死生固有定期自昔人誰逃者顧毋自
苦恐耿耿祇以累阿嫛因索紙為書將留訣成都裁數

行復裂之曰此又重吾大人之傷也遂投筆以卒時年三十一噫君之事其止此耶君既為名臣子早以文行知於人死之日中外士大夫與其所往還及龍圖公嘗所臨之吏民無不嗟悼以泣且疑夫天地鬼神以禍福考善惡而施之者於君殊未為可諒矣君博學喜辯論雅善鼓琴平居入静室為雍容閑澹之音以揄揚其和易之性聞之者皆泊然忘世慮擾其中好黄帝書曉診法明藥品之所以能為功與病之可治不治之狀嘗被

羸疾懼其親為憂陰自療之至愈不以告有文數十篇語氣浩蕩皆可與當時號能為詞章者較上下餘未就君之先本會稽人上有官于衢州者因留不去今家焉曾祖諱某廬州廬江縣尉善吟詩其語清深險峭不類近世作者有集行人間人爭誦之祖諱某廣州南海縣主簿贈給事中君娶時氏生女子四人長十三歲餘尚幼男子一人名河北郎始三歲母安定郡君徐氏見君物故聞君語一悟遂自解不邑邑銘曰

惟君之生蹈慶之基憑恐堅秉完孰憚以危爰初橫經在勤弗嬉道妙聖真取深其師乃試天官汪洋發詞下動諸公爭汲競持籍名於高盛譽四馳獲第入銓犴獄是司曰吾之親有子止斯敢名宦游去左右為遂留其旁氣下聲怡餘力於行學問愈滋帝用成都䟽恩淋漓居君洛陽廪事以尸乃進爾資乃便爾私曾不久焉得疾莫醫遂至奄然羣啼衆嘻於嗟乎君命曷若茲回詎之亡君齒與差何天於賢不假以耆紛紜妄庸壽或介眉

當在其嬰百福承之太末之墟舊兆纍纍君歸其丘列祖是毗山磨水淤名豈卽衰刻詞茫茫以慰永思

梓州處士張公墓誌

有篤行君子姓張氏名温其字希澤居梓州城中六十五年治平改元正月日以疾終于家閭巷田野之人凡見聞其所以爲人者皆涕泣相弔曰天胡爲而遽奪若人之壽耶如是者累月矣希澤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說無不盡讀旣讀無不盡曉其大抵舉進士不中

乃放肆自得與世俗俛仰浩然若不可以法制収歛之者性明悟内行孝謹知是身不足以為己有故投之於自然之域而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謂捄人疾苦其惠利為無涯故顓嚮醫藝而大究其精巧父母死日夜膜拜西方聖人自閲十二分教者數過以圖報罔極至老無少倦赴人病急雖風雨道途之阻未嘗輙以辭既而不復計校其所以為謝死之日使人攀慕哀感者以此好飲酒至頹倒而語言不亂善談謔亹亹可聽人多記

去以娱其坐賔與人交終身常恐有毫髮之缺而不得其懽心也人或非意侵之曽不以恨至胷中遇之如平時其人久亦自悔年未三十喪其配遂終身不娶歴歴中余始自永泰來應舉是時郡中諸君未甚識余然慨以疏外闒之希澤一見余於稠人遂引其友陳顒信臣詣余於邸退相謂曰吾輩有子常患無良師友以磨切之者今見其人矣於是二人者各遣其子以從余遊待余二十年日日益恭希澤初得疾余持服里居遣人候

之希澤報曰我無狀子最為知我者今病革不復見子願得子之文以記我死死瞑目矣既死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余方在京師不得哭送輤車之後又不得以文與俱殱於幽壤誠所恨矣歸而其子擇交以其先人嘗見累於余也敘其理命屢以抵余且曰陳臯希古先生既已誌先人之墓矣其所以為之表者非君也其誰為之余乃具次希澤之生平如此復系以辭而哀之云

稟完而弗駁又輔以學性其渾矣檢諸身動不失倫何疵咎之或履得於是陶然自貴可以謂之君子天胡以壽畀彼厚而獨嗇於此嗟乎希澤覍安所適分一世云已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君諱叔猷字元之蜀州新津人其上世由潁川從僖宗入蜀因不歸籍此縣東北鳳皇岡有丘墓十許世深林巨木蔚然有豪宗大姓氣象而自五代已降無仕者君

生而聾慧始讀書一歷目而遂貫於心不廢忘下筆走詞語駸駸不可止過其徒尊畏之中皇祐元年進士第為萬州司戶參軍居官如故習老黠吏不敢肆其巧忠守鈌轉運使以君攝其事久之郡政大治人盡服察舉得令移郴縣郴湖南小邑民吏雜擾牒訴日日堆几案索裁決君始視事睨廷下忽取一人者鉤詰之本虔民也寓於此几二十年受賕出入鄉市搆兩訟以亂令治謂君新至故雜稠人觀君聽斷是否期中之得情如此

具封聞之安撫使流它郡自是惡少相語以君為神不知其用何術也獄辭遂省縣之粟移于衡往反數百里下户不能獨去人有倍斂其酬為輸之者往往逋避不可求遂至再納此弊尤甚君擇高貲附其直與并斡之故賦入辦先諸縣里民有各失一牘者踰年甲始獲於乙乙拒益堅詰縣辦君俾引其特使視牘躍就其乳乃還甲爭遂定一邑嗟尚之馬氏偕竊多横賦每丁歲有常率幾百年仁宗朝有詔一切除之而郴道衡永桂陽

監不諭旨督斂尚急君建言轉運使悉免亡慮數萬萬而方二三千里之民始得擲去重壓而舒四體矣羣口邑邑頌君不休同年陳啟期過縣聞之作詩與君有巨刃秋霜寒之句及罷民遮道涕挽極謝乃得行入朝授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遷秘書丞賜緋衣銀魚魏城之政大抵不甚力而自占八邑之最歲滿以太夫人年高乞便地復得巴西縣未赴因卧疾熈寧元年七月某日遂卒于其家享年五十一君素羸瘠平時常喘喘畏

風蕭然骨立若不能朝暮人也然臨事講利害决是非氣厲而語壯短長見前不可屈葢剛果内蓄以學術輔之而吐理明白也性孝友事太夫人每懼以已疾為憂常强飯設精神以立左右問之答亡恙太夫人乃喜姊二人貧且孀君指腴田二頃賙之終身以及其甥又為經營其家使其族之狠忿暴戾者不敢犯與人交簡介若不相容而遇有所急難冒鋒刃入湯火肯為也死之日無誰不沾泣初病革其弟叔達問所以欲為君曰我

何所言但佩恨入地而不能泯滅者使老母不及封而哭我矣雖然顧得與可文納吾壙中乃幸也淚數行下氣遂絶曽祖某祖某考某母唐氏年八十君娶樂氏再娶周氏男一人君軫女一人適太學進士勾龍均孫女二人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叔達以君之見屬具書遣介來道君之語求銘其墓同乃君之同年進士與游甚熟泣而銘之曰

奄奄其息兮嶄嶄其形人視之而不知其中兮但常惜

其不能以久生然其論議之高兮區處之明蓋受於所稟兮而發於所行胡不錫以永年兮中道以傾伊神理之茫昧兮善惡安足以講評嗚呼元之兮吾何恐而此銘

李公澤墓誌銘

君諱慎從字公澤曾祖諱某父諱某其先八世祖諱逺本京兆府萬年縣人廣明中隨駕入蜀為晉原令後遂不去家成都之温江令又遷為郫人至大父始不仕父

贈太常少卿母文氏某縣君少卿有子五人盡使學進士教導有法自成童悉與他兒異至有未勝冠而能中其科等者慎修慎交也慎微後亦取皇祐元年高第二已物故惟慎修今為都官郎中君性精敏自少其氣骨已岌然秀爽讀書不厭忘為文辭皆具曉大端不煩其師少卿厭世諸兄既從宦弟幼各未立君視家事缺然亡他贏以待供索乃脫身治産設次第積居與時逐末幾號饒益督其弟慎用日夜從于學不容墮游嘗語之

曰爾勿與我事凡婚嫁一主於我爾自勤爾之所當為勿中休給遠資近上下究足無間言慎思亦登皇祐五年進士先卒而君獨享優游之樂於其里閭為善人君子衆雖景慕之而不可以力致第嗟咨信嚮而退自恨其不能如也君復和裕堅正內外親友以至墟落鄰閈之人無不相與驩遇其有所未善不屑正之無不改以謝凡吉凶燕集未有一日忽在衆人之後客子游仕至其邑有所求須先詣君君為之推引裁處各稱其所欲

以去故其善譽寖聞于人人賢之蓋用此也張少愚明勁辯博少所推借走海内識人無限而每謂君彊果通幹生於自然不假增修而皆詣當處他不能及也少愚將有所欲為而尚猶豫者必更取君講解辨析然後乃定其於治事明審能厭人意也如此君平時嘗謂人云吾壽已自知不能久於世問之但笑不道其所以能得自知之者故於易老荘釋之書必亹亹再三研玩其極深之論而有意於其間者焉某年某月忽得疾雖甚革

而神意不亂治後事尤委曲至某日遂不起享年若干君娶申氏生五男曰某某娶王氏皆好學整飭不務敖盪人皆曰公澤宜有後也三女長適何氏二許嫁某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原謂某於君為親且密知君最詳來求銘君之墓某泣而為之銘銘曰

於乎公澤之為人也外雖夷易而中甚端勁故其接乎物也以和而處乎事也以正惜其名位有遺其才謀而鄉黨止述其誼行胡為善不得其酬兮卒闕之以所命

甫五十而遂沒兮夫何遘茲乎不幸推其無所歆然兮有後之盛何以知其然兮曰元昆之顯而諸嗣之令

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余少時與郭周田蟠叟同學西州交游甚熟知其父處士者之為人常愛之處士今既死蟠叟求余銘其墓處士諱某字某自言本汾陽忠武之後子孫流落居蜀不知凡幾世占名于邛家素饒財處士少任俠儻𨓜無畛域善格五意錢之戲每入市羣豪朋來從隨上下酣飲

謳歌器譁擊鞠弄鷹犬罷即入隱坊與其徒投五木爭
繒綵金貝一擲不盧遂推去不顧藉時亦勝人不貲為
寒士巧乞盡畀之不以為已物故義聲錚然不瑣瑣治
家事人語之處士曰爾焉知我但我業此而所恃者我
有子矣異日教之使立千萬人上令曉道義善文章者
爭來推高之視此詎不若爾曹占田藏鏹之無涯哉我
豈欲效里閭庸人旦暮齪齪經營後時不使寒餓計耶
於是出蟠叟令力學蟠叟才冠便知名四方所友皆當

世才傑處士之高識自此愈遠聞處士晚好讀書尤於班馬二史為精深與人議論牽引證據甚可聽治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忽被病遂不起年七十五其配文氏生蟠叟後一年亦卒年若干治平四年十月一日蟠叟塟之于臨邛縣思君鄉豐義里息頭山蟠叟蓬頭蠒足披風露踐泥潦晝夜號哭負土為墳凡三年遠近觀者日日來不絶歎喟嗟悼而去銘曰

人生常患已之所欲樂為而禮法從而攖之棡然如囚

曾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者少脫略而無羈教溢一
世而胷中不置乎險夷以壽而返兮羣口為之齎咨發
其慶以昌後兮其子宜之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榮州榮德人其上世官族見紫微石公揚
休龍圖李公絢為其考虞部郎中見素妣崇德縣君袁
氏之墓銘君少敏惠嘗受經於唐安羅勉先生通博善
講議辯者不能敵晚工於詩既久且精意詞高新無所

得其迹於父母昆弟一盡其孝友崇德病累亟君再刲髀肉以饌進悉愈郎中好接賔客兩蜀聞人無不至門下君善治産致資以贍給其用多寡稱之楊氏所以義聲滿天下實由君振之也間甞語羣弟曰家事不可以累大人予其主之爾曹第力學予將資爾異時求有以昌大門戶者是後屢有繇郡舉試禮部而若沖者遂中其第令已入尚書為郎矣君性方廉重許諾視人有不類輙耻遇之如一善可喜則奬厲稱述亹亹不已宗族

鄰里婚喪之用所不能足者君咸為辦之賴圉別業為一郡之冠其林巒之秀澗谷之異園擁列立若設圖畫君於其間築室百楹裒輯古今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弟數十人召耆儒之有名業者教之其子約果登皇祐五年進士授遂州小溪縣主簿先君卒餘皆瑽瑽號稱佳士者君以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娶王氏生男子五人綱約絪紀紘女子六人壻普州進士汝某資州資陽縣尉袁某進士勾某袁某張某著

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張某孫男十人某曾孫某君以嘉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葬於崇德縣滎川鄉南坦莊錡以書并狀拜道士李有慶來詣同山居始求銘君之墓同亦與錡識故為之銘銘曰

古語有之天道難論吾今於君以為知言種善殖德所獲未蕃中壽亟亡人聞而究何以慰君有文諸孫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綿州巴西縣人曾祖某仕孟昶意其國

不能以久復位下無所信道遂解官以去就閑居焉祖
某善計策廣政末年兩川搶攘郡邑多寇盜能用之以
庇護族黨獲亡恙鄉人以才豪名之父某博學有智思
尤深於診劑人遠近賴其術而不夭枉者無幾數然未
嘗斬之來以賄為謝者有問之曰吾求以此德遺後人
生先生遂使被儒服先生少通敏才辯傾給自嚮師學
專精講問一力不厭横波絶浪大涉經史時出其語以
聳坐客雖其朋流率無不下之者景祐初就進士舉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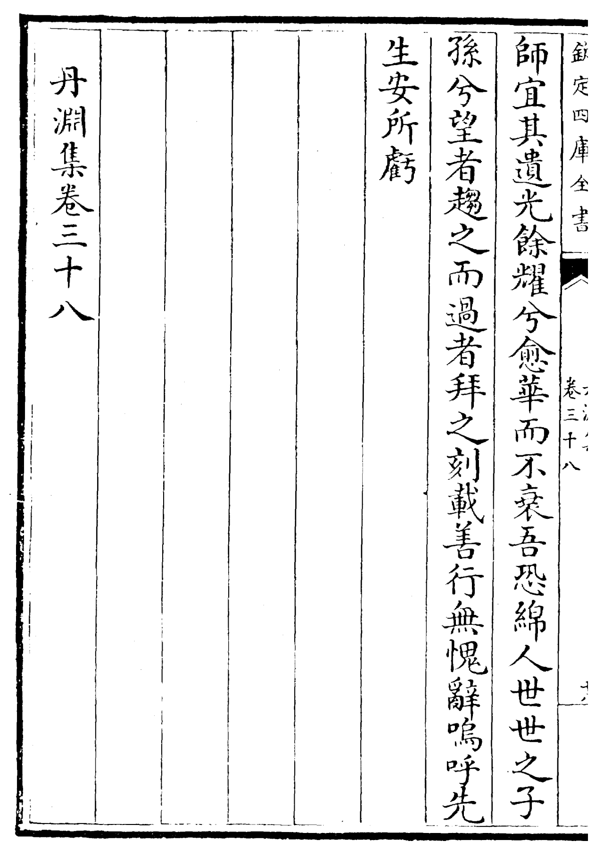
禮部既不得歎曰吾不能是矣吾有子宜其為之於是歸教其子及里中良子弟晝夜相臨隨自不少懈不十年其子文藝益精凡兩偕計吏一試大廷下遂中皇祐五年第蜀人常謂先生意與物出入相應効乃如此性孝友家饒財不自靳啇養同產常使厚於已歸二甥於良家奩盒所與視已子一槩獨不異實元蜀旱大饑朝廷遣貴臣撫諭發私峙合程者畀赤牒先生曰民困感上憂之若此豈幸之以徼身名時耶吾所蓄雖不能如

其格忍自閉以視元元捐瘠乎悉倒廩輸之官無德色在位咸高之士有來綿者未授館悉先詣先生所先生從之遊無間風雨相驩至去皆滿意不戚戚故其好事之聲聞四方也以此所居西偏構月軒常隱几其中端靜凝默人不知其所以為時復論譔有書號百一者凡十卷大抵明古意述世務自言此書百分僅有一能補於吾道者乃名耳好吟詩逮千餘篇語近而意高皆不徒為之者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於家病已革

尚能作詩以與其交親為訣其日起索冠帶坐求筆疏紙曰不為不道不為不正裁八字氣漸短目瞑筆落遂化去一城之人無誰何皆奔走哭踣相屬道上春秋六十有六矣娶文氏生一男三女男誼伯為秘書丞知邛州大邑縣女適周氏范氏文氏周范二女先亡孫若干人卜以某年某月日塟先生於某鄉某里祖塋之東嗚呼同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嶽道先生門下入拜先生於南堂先生與同語時有不任彼病恐不能久

留於世之說同解之先生笑曰事當然者何足異矣別未百日而秘丞君遣使以狀來且謂同曰誼伯惡逆深重而遽喪所天先人臨終攬誼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晉州誌吾墓幸矣慎無忘誼伯敢持遺訓以累君誠死罪同讀已曰噫善人也今死矣其治命尚能以予文為求於予厚矣肯不為之銘之歟遂為之銘銘曰

山蟠於離而水走乎乾之維中有墓兮蹲而巍閟焉居之者云誰成紀先生之所歸先生之生兮為鄉里之所



師宜其遺光餘耀兮愈華而不衰吾恐綿人世世之子孫兮望者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善行無愧辭嗚呼先生安所虧

丹淵集卷三十八

謹案卷三十五第三頁前一行神羊在首刊本羊訛年今改

卷三十六第五頁前四行齾齒殭煦輭刊本齾訛獻齒二字今改

卷三十七第一頁前七行性淳篤寡言笑刊本寡訛寛今改

第八頁後一行君裔本巔項刊本項訛瑣今改

卷三十八第十一頁後四行而尚猶豫者刊本猶

訛尤今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儻逷無畛域刊本逷訛遢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

謄録監生臣甄輔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丹淵集

卷三十九 四十上 拾遺下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七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九

宋 文同 撰

墓誌

龍圖毋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中舍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諱某之孫國子博士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子也母裴氏累封長壽縣太

君比部既倦官未六十脫簪笏以去愛鄠杜美田望紫閣並圭峰築室灌園與其人上下擊鮮釀醇相招延為林野之歡遠近附從之遊為其土人侍郎雖宦遊四十年而資尚恬泊不競回視其先人之高亦自引避居故廬讀書吟詩教其子為學公之昆弟時甚少已皆有才名傾動關陜識者悉曰毋氏慶門也不在彼此矣公生而聰悟不煩師訓閱經史造詞章能盡至其精工應天聖八年進士中其等調原州軍事推官州倚邊凡所處

輕重索謀慮適當乃無事不爾或紛亂至有可以為憂者殊與內郡政令不相若其將既用武人少曉此得公佽助裁講至去民吏帖帖無他議轉運使李紘剛嚴介急遇其下未嘗相從容獨以公為才能渭州酒稅常課屢鈌紘怒主吏不職議逐去且薦公領之公至以已所入補前之不足主吏因免戾善罷公尚以其最得大理寺丞乃知京兆府櫟陽縣縣民横猾好犯法號難治第一而公以易術治之民自信約不得妄入公之廷下遷

殿中丞移知卭州蒲江縣滿歲知黎州黎為西南絶境越嶲道濱大渡連山如墻中斷一道州正扼其口乘高見卭部川聚落如甌掌上實朝廷所挂慮而擇人以為守長之處詔書常以本道按察使視其部吏有長才善撫馭者薦充之故公得以行馬百蠻都王城歲駈馬過河抵公城中與中國相貿易摩撫有術則靡耳柔服如人一不厭其欲則嘷呼搏捽羣輩跳盪闤闠不能止此其常也公既示以恩信其驁桀不馴者擒戮之衆憚且

愛二年無敢輒以彊語附譯者以及公轉太常博士以
侍郎憂去職服除還本官通判乾州林瑀守成州放手
受賕不顧傍他鎖姦鍵惡密不可發包拯爲轉運使以
威察自名顧無如瑀何然疾之甚頋必以誅死請公攝
其州得狀即寘之獄公往見瑀以數語伏其罪不務奇
中而與法正相等瑀無憾衆咸允之遷屯田員外郎通
判鳳州改都官員外郎移坊州州自唐涉五代節度使
麤武暴横嘗用不法下裐部邑征稅關渡多設虛筭歛

以残虐因仍至今役鄉户使典領其人得此即破産以至一縷盡輸之官而未償者公曰桀法也吾豈忍若前人坐視之耶上章極言請别立新課以下捄危亟朝廷從之坊人所以獲疽瘍斷潰而肌肉完好者公惠也未幾名入為侍御史嘗賜對便坐公言帝王治國之本職在專求公相以自羽翼杜衍范仲淹不幸早去陛下左右自後所得如衍仲淹者幾何人雖有可用者皆被散使在外竊恐陛下風教自此無如先時仁宗大悟連復

其所可用者朝論翕然嘉之二年除三司鹽鐵判官尋爲言事御史明年拜起居舍人知諫院淮南京西轉運使以賦外他錢貢上曰羡餘請不隸大農給中上將議賞公曰是兩道比他財用尤爲不支苟非誅取慘橫安所出此如恩之是借吏手以推剥吾民之膚髓耳不可遂罷近歲士大夫多營占民田以自膏潤幸民向役出下估盡所有納之相尚無制而其諸所以徭於官者負愈重去瘠取沃鐫蠹益暴公請限其頃畝各以官品裁

約之議行上下以便國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為優典凡得以官歲上其名者數百矣入流既繁仕路紛雜公深疏其敝章下近臣會議類皆顧已謂久令遽更之不宜公持之益堅道利害上前卒得請無慮歲減三百員其源少清孤平者獲叙進公之建說有大體可行之為良法皆類此長壽從其少子官南岐且疾公亟請省視獲告日夜馳往至即以居喪聞終制用前官充兩浙路轉運使未行改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邠州數月授直

龍圖閣知梓州歳餘乞内郡得涇州轉工部郎中移充成都府路轉運使拜刑部郎中蜀土濃演諸産極富夥官之府庫日入歳受泉幣流溢公嘗謂戍兵曰爾得賜帛與易之以錢也何利衆云帛亦貨諸市利莫如以錢便諸用外所售往往與官賈不相直得錢且幸公曰吾募願者兩可矣用是凡得十數萬疋今上即位大布恩賞事出不素他道悉配入民下旦暮高直踴數倍百姓讙擾急欲求死而公部中以所嘗居者當之閭里靜野

無苛求猛督之敺事帖然濟矣永昭調用多目有司欲天下之財應所費疾若星火公以法移蜀之積錢百萬衮衮相屬陸走三千里旦暮副其急大計以辦已而公且遘疾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公性端重寛碩質狀嚴偉望之岌然使人肅恭戒飭不敢慢隨而與之語議雍容委靡色和而氣温久不能舍而去之也其為郡邑專務究極隱敝與人興起長利故所去未嘗無餘思居臺奏正皆中外所望以為言

者用諫紙不肯書奇譎么瑣事以瀆上聽總大端發正論冀君相默用之不設痕聲以夸露於已也既而一落外官頻年不歸視當年朋流已翩翩上薄霄漢人悉以用公為不當然而公亦自無一語為戚戚先帝升遐日夕涕泣遂以病病遂以死而公嘗所涖之郡邑與常所往來之人無不哀慟號咷云善人何負天天奪之也何遽而不少假矣公既死朝廷遣其弟沆乘驛迎其柩歸權厝於鄠縣以治平一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所祔先

侍郎之塋夫人王氏累封永安縣君男二人軻太廟齋郎十二歲輒試秘書省校書郎若干歲女一人若干歲流以都官郎中為陝西轉運判官好學有義行奉公之夫人與公之諸孤居長安事如母教如已子愈於公之存以某嘗獲遊於其伯仲之間來請銘銘曰

鎮東儉以忠殉魏後惡禍去丘為民積流藏晶入幽閟宜發其裔洪以熾惟公生實世所異厥中端完外恢粹學焉久充道少試君蒙其休民被利肸然權財用曷既

卒以不幸讙衆欷馳詞窮天浩無寄其將與之比賢嗣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日有以笈携書而進立於庭下者問之曰長安王氏之僕來時主戒云汝亟往廣漢問所題官居納之自去彼凡十二日走四十驛而至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緩者命受其書視其所以遠來見諭之意曰希明不幸先人以去年三月十四日得疾棄諸孤於家今年某月某日欲舉其柩從祖母以葬於萬年縣

龍首鄉鳳栖原之先塋竊念先人禄位不甚顯使志業不克燀燿於當時今已矣若非有以善文載其事寘諸壙中以信於人以傳於後世為人之子者之所為心乎如聞執事常以文章論譔人父祖之生平其子若孫得以實自以為事父祖之道無忝矣希明雖未嘗一見左右敢遣僕持先人行狀以聞求數語以銘其墓使先人之靈不鬱鬱於地下希明死幸矣唯執事哀憐之其詞始末悽楚讀之殆不忍聞其所以云云者余曰噫斯人

也耶嘗憶皇祐初余在邛州幕時有以强幹為轉運使所委往來邛蜀間辦公事者此君耳余蓋嘗識之今其死而其子幼不知余與其父有一日之素能踰重闗越險棧於二千里外以是事見屬或拒之於情可乎乃為綴次以慰其子云君諱紳字公儀其上世太原人唐末因官居閬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君生十年以父蔭為太廟齋郎自少喜讀書記問精愽為詞章有條理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廉

勤聞滿授漢州德陽縣主簿令老且惽都不省職事羣吏驕恣黜亂文法以欺枉吾民民不堪矣而君且至數日視案牒閲租賦攷徭役盡暴蔽隱悉伏其罪而一縣乃治轉運使張公揆明毅端肅少所推擇獨稱君才而數任之綿州百姓馮仁美兄弟訟田十年不能決公以此獄累君未浹日其情得爭語遂息雖其本郡邑之吏甞歷手者悉曰是善治此吾不及也公又俾其市五州絶户遺田不數月獲錢四百萬内諸庫而民恬然無驅

督之擾代歸授其州長豐令未幾以市田令轉大理評
事知絳州正平縣會縣人行守事者有產占君籍中其
鄰民張順探守意詣州言狀謂可鑿渠以引其水溉吾
村地若干頃甚便守從之下縣如其議君亟至守所建
利害百一於前謂不可行守怒趣君去決令開渠君抱
笏徐起顧守曰渠則不可開令頭可斷也既而守亦悟
遂使罷君歸一鄉之民擁馬首謝曰我輩非公壓抑且
死矣願為公刻石以示吾子孫俾知公為其父母衣食

之也累遷衛尉寺丞大理寺丞知鳳翔岐山縣君之父度支嘗治此彼人德之遺矩餘範君一守無易故居四年而民不敢以不可治之事干君去之日老幼婦女皆奔走涕泣謂君何時復當此來也今上即位轉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入朝授通判乾州事還長安遽得疾不起享年四十一君性孝友事母兄有聞於閭里含光門有大第乃唐官寺之遺址老株巨石氣勢甚古偃蹇崮崒羅立如畫亭觀臺榭號一城之甲名公巨卿才人豪

士往來過雍未嘗不下馬入門登覽嘆愛君少時與兄中隱君出入迎候游陪不厭人咸喜之君素博洽好辯論尤不憙狂詭而絶重氣節在岐山時有妄人鄒僅稱先生者自言八百餘歲歷游公卿之門好談人前世事立禍福以搖撼人人信畏之謂神人云不知凡幾年負此術行於世矣過縣謁君君與語察其恠謬訶下麾左右縛寘獄問狀悉伏誣誕門外要官重臣交書下捄君置之一不省械送府恐懼以死訖無他異君故人國子

博士劉祺自蜀解官歸至縣寓僧舍且病其子赴舉京師顧前後皆孱輭無一人可任事君親為煮藥視食旦暮伺候且累日無少懈既卒凡喪事一切具辦無有不如其至親欲奉其死者之意聞者嘉之君大氏所為類此亦足可紀也曾祖彬贈光禄寺丞祖識贈刑部侍郎父瀆任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母高氏封長安縣君贈尚書令瓊之女見君死遂寢疾後一年亦卒君娶舅氏引進使繼隆之女生五子曰希明希傑希正

希亮希益女三人銘曰

於乎公儀命誰君尸與其才良而不壽宜人之於官其幾謂能如君之為死有可稱身大位微奚足比方陵磨谷閼銘發愈光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字伯龍其為人也和裕淳懿畛岸曠潤兩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於西南者於伯龍無有不識非伯龍之求之也而其人自以為茍不識伯龍則為徒至於

此矣蓋伯龍善與人交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為佳本伯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多與之遊伯龍亦未嘗輙厭見其人所以善譽聞於天下將五十年景祐中被薦試尚書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成都學舍為諸郡之冠聚生員常數百十人伯龍典事其中凡三十年教導揖納上下信愛事繼母朱氏至孝朱嘗病痺輭不立伯龍訪諸術士力求已之遇隱者得火龍水虎之法轉授其母行之遂起體輕如風亨

年八十四而卒於兄弟尤友順不相狠閲分隷背産獨占其至下者後雖有所不足亦自無一語之愠有識義之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盡秘府之未有者熙寧四年四月朝廷以伯龍景祐進士恩授将仕郎守龍州助教一日忽召其子大年等曰吾生平以儒術承家已而自知於禄位固不可以强干所以不求官達退居田里今天子念吾之老特賜一命吾其遂止此乎是年十月果以疾卒於家初一日也伯龍既為累世令

族之後內外親戚交友甚盛凡遠近慶弔伯龍未始後
他人而至者才智敏給善酒戲辭吐如射坐客不能當
至有叢吻急擊爭欲勝之者伯龍左右酬對愈辯而愈
精四坐笑伏歎其俊銳死之日無不嗟悼之春秋六十
四所著書有劍南廣記四十卷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
沿革樂書十三卷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母楊氏夫
人宇文氏乃蜀之大姓某之女年二十一歸於伯龍閨
閫儀範鄰里矜式相夫以義教子以學正順慈嚴無有

未至先伯龍卒生四子大年大方大亨大受皆舉進士
有名稱女二人長適太常博士李彤封壽安縣君次適
進士文惟幾孫男八人女八人大年以六年二月十日
瘞伯龍於華陽縣昇仙鄉俱利里先塋之次舉夫人之
瘞祔焉大年等以同為姻家來求銘伯龍之墓為之銘
曰
學無不深行無不淑天胡嗇之弗畀以禄鸞羽鳳翼歛
不得張有翮者微高騫遠翔神道難知人理亦悖吾於

伯龍一付茫昧所不已者郁然清芬更千萬年有信此文

秘書丞馮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始平人在僖宗朝有官於蜀者廣明之亂唐統紊裂視世濁溺留避於此子孫蕃衍有居於晉者五世祖紹卿於五代時以宗族門地雄於一州高祖諱先偉佐東川節度曾祖諱嶠祖諱元晏並潛隱不仕父諱某少舉進士以苦學被病遂不顧舊業專治養

生之術作詩百章道其事自號丹珠子年過八十無疾
而終子三人君其長也君生而頴慧不憙他技未冠求
師於成都是時任玠温如李畋渭卿皆以道義文章教
授諸生君執業門下並為其高弟歸將試藝於其郡廷
以干薦書而豪士惡子競以財賂占壓寒素不得一步
進於其下乃退而嘆曰是等也我安能與之以力相較
耶於是收斂退縮芟去仕意僻居靜處討究羣策經深
史隱鉤擿藏詰馳詞吐論坐者常屈閭里訟訴槩先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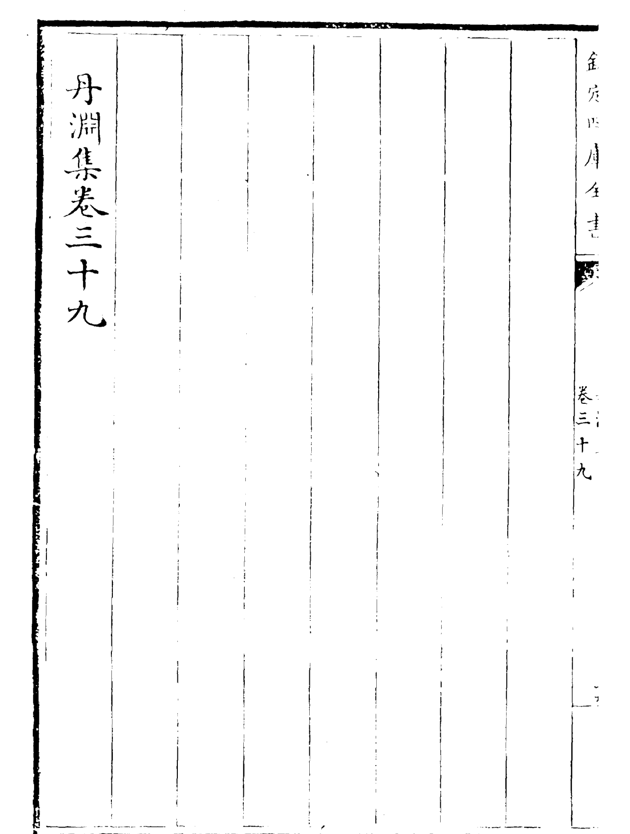
君所平决以至不復更由官治而兩講解矣教諸子事業悉有端次慶歷中其子令中都外郎如晦用其法一舉中進士君曰是吾門户之大望自此子爾嘉祐初以子官授大理評事致仕三遷為秘書丞賜緋衣銀魚嘗即其居屋創亭宇榜之曰榮恩自作記道其所以獲當世為人之甚幸者鄉人景慕之治平二年春中都為晉原宰君以雙與就其養晉原之治髙出一道君實有所誨助閒則吟詩飲酒日日不倦一旦召中都語之曰官

居之樂誠樂矣然而吾之舊廬近常往來於吾懷也汝當具吾歸裝宜無吾留十月促就道中都遂假擲侍還其家既至亟遣去曰汝速往無以吾累汝汝當憂民慎毋吾憂也自是日召鄉里故舊聚飲歡噱歔歌愈益精健諸子立左右忽顧之曰父母之年古人謂可以喜懼者汝等當知之吾受禄養幾二紀名復挂朝籍人能如吾者幾何此可喜也然吾春秋已高汝能無所懼乎家人聞之錯遌皇惑問何以及此體中有覺不如平時者

何所但俛首嘻笑不荅又數日食飲漸不進求就枕瞑目良久以纊候其氣已不屬矣遂終焉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五夫人趙氏同郡之甲族婉懿有善譽宗黨模其閨法四封為壽光縣君生男六人三早夭次中都也次處晦用晦并舉進士有文行聞其朋流女五人適昌元解惟正都官員外郎景思閎郡人周著進士景思永歸思閎者先卒後繼之以其娣封永壽縣君孫男十人某某皆嚮習文藝孫女九人其十始嫁河南趙仲

遘其孤将以三年二月某日塟君於樂至縣普安鄉之西山從先塋也中都與同有埸屋之舊走僕詣同求銘其墓為之銘銘曰

孰不種善君獲其多奄然而歸所少謂何子官曰榮學者愈侈君所常望久焉益偉人生世中超跌百端如君初終十八九完老安先廬沒集舊兆更萬千年銘永其詒



丹淵集卷三十九

丹淵集卷四十

宋 文同 撰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宋夫人職方員外郎任伋師中之元配也父廣陵先生凡數女而夫人最為先生之所愛簡靜寡語言居處有度不妄易尺寸家名高貲先生常營諸嫁贈紫金大珠

巧繡華織日為妝置他皆以先得為已物而夫人第拱手嘻笑若都不欲求之者先生竊視之歎曰是不可不以耦佳士故歸之師中既來事姑章接先後勤順柔婉有儀法師中性儻蕩畛守宏大好賓友每相聚集必辦具㗖讌酣飲連日夜不管無有索足夫人愈敕僮婢色給過無少厭他日問之已脫簪珥襆袿裾質酒肉供矣未嘗以為言教諸子與其壻學至夜分讀書聲未絕夫人亦不去房下時至勉勵之寓家蔡之新息忽語其

子曰吾壽不能永異時藏吾於淮上汝等之孝也家人初甚怪之但不詰其何以出如此語已而果得疾遂瞑目終日而去春秋五十矣熈寧元年九月三十日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之於光州光山縣千步村從其志也男二人大節大防女子四人長適高遇次適楊康善二幼大節自蔡歸蜀見其父友文同伏地哭拜所訴不忍聞起即求同銘其墓乃銘之曰

異哉夫人生於眉之眉山而葬於光之光山也其間相

潤五千里胡為自彼而止此人事萬變孰可得而知之矣夫之官日髙子之學日新後事如是之盛也豈不足下慰於夫人嗚呼哀哉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秘書丞趙蒙將以熈寧九年正月癸酉葬其母夫人壽安縣太君以其狀來求余誌其墓余昔嘗學易於秘丞君之父秘丞君又嘗為余僚於興元府之南鄭縣其為舊如此當為之書按夫人姓何氏咸安郡人少孤其母

愛其敏惠有智思視遇過諸子鄉里大族有求姻之者母悉置不荅嘗謂人曰是女非得佳士誰可婦者有馬服先生者名某眉山人儻愓任氣俠風槩高遠以文章道義游兩蜀聲稱奕然士人欲宗師之至蓬母聞其名曰可妻也遂求以夫人歸之秘丞君生方數月馬服去客諸郡為人挽留主師席凡不歸者十四年夫人依其弟右賛善大夫絳之家寥然專一室以居日夜候其子裁能道語言乃敎之學書念文字既冠遣從師為詞章

後登嘉祐某年進士獨夫人訓導之力也馬服初無預焉馬服常曰吾子有母吾何憂賛善尤悌順事夫人至謹凡家事一以諉夫人夫人不問夫人為之收拾藏貯歲時均節調用内外所給如一無半毫之私識者各以諭其家指夫人為姆師焉賛善捐館貧甚會夫人從其子解官歸盡傾其槖裝奩如禮乃携其孤女撫視養育擇可壻者嫁之奩具稱足如已出者夫人性仁愛凡左右使令常自視其飲食衣服俾各滿其所欲無歎恨鞭朴未

嘗施於家而閨庭凜然每戒其子曰罪囚不幸觸憲網

爾既治之刑常宜輕不獨成爾善名慶當流於後世居

處嚴潔四座清灑几榻帷幔屏障之類整娖次置無一

塵之栖所服不務華靡自非臨祭祀對賓客之外袿裾

裙襦皆補澣者家人每難進之夫人曰是物舊但被體

不至穿敝何在新麗紡績之工可惜也素安强雖春秋

甚高而鍼縷不廢八年八月十九日忽得疾卒於漢中

所寓唐安佛舍男子三人曰蒙秘丞君曰莘曰荀皆舉

進士銘曰

於乎夫人柔婉靜黙午髮未笄已聞懿徳出配有道生子岌岌教以詩書日夜訓飭居貧益堅禮繩義墨愈久不渝鄉閭矜式見子成名至升閨籍覃慶疏封壽安有邑金屑塗羅華誥五色持此就地何慊於臆八十一年晚具五福世亦鮮儷可瞑去目陳倉之山有名雞幘問之青烏此云佳宅宜爾子孫世緒奕奕告後以辭鏤之堅石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蜀有賢婦曰文安縣君劉氏者簡州陽安人著作佐郎琚之女故太子中允許平施盖之之夫人也性巧慧志尚柔婉在家常以孝謹稱於其親長嗜學書傳無有不經覽者於左氏春秋尤能通誦之中間事跡詞語沿端極涯開說講辯名氏世族地里歳月條分緒解癸甲不亂自歸許氏事上接下祥順友愛循蹈矩法盖之資稟曠澗磨蕩崖畛常以醼飲敖佚自喜夫人每乘間引古

之所以因是而取諸悔咎者指諭之益之未甞不憮然愧畏遂至於不復更敢為此恐或戾夫人之所陳者益之每語人曰予之所以將放而復斂者謂何慮其聞於予之梱中也蓋使人聽其言惕然若嚴師良友在側動靜語默以教義諄諄謦誨人者予過漸鮮有與助爾從知平定軍樂平縣未幾而益之卒夫人携諸孤奉輤車還成都至則舊産已空蕭然無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下合聚閭巷親族良家兒女之稚齒者授訓誡教書字

逾十年獲所遺以給朝夕僅取足不營於他其所居左右之人凡過其門悉俛首遽進不敢諠譁作高語大笑懼聞于夫人清風滿家寒苦霜雪督諸子學晝夜不廢攷詰撿問使中程律一或不及譙厲不貸故其子天啓嘗預郡府貢書名在高等夫人教之也自是夫人之徽烈懿行愈聞於人萬口一詞謂絶倫類忽得疾於熈寧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卒於家享年四十八人無賢愚相與嗟悼有六男子曰某某某天啓娶閻氏太常博士灝

之女天衆娶陳氏屯田員外郎昻之女餘未娶然皆俊爽愿飭異時當盡能成立者天啓卜以某年十一月四日葬夫人於華陽縣某鄉里海雲山之東原與益之之域同焉以同昔年嘗誌益之之墓遣天衆來陵陽以夫人之治命俾同亦為夫人銘之乃為之銘銘曰

猗猗夫人夙懋迺德歷求於他類者鮮克既畀令淑復輔以文有蔚其章蘭薫莊芬自居州閭養善秘閫化流郡閭不戒亦式顯懿旁衍衆齠之師十年其家觀書誦

詩匳盇久捐裁辨袿褔踐履幽素以儀自律惆視諸藐其孤而焭經耕史耘待獲厥成遽爾云亡聞者愕眙無誰不知語即涕淚可會風節詳而記諸附史以篇庸完國書彼幽良人一紀與別東山之陽遂此同穴能事金石其有子賢為次清休刻之墓前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許儀之母夫人姓楊氏彭州濛陽人世以大族雄其邑夫人柔懿端靖自羈貫已為其內外戚屬

所稱服年十九歸太常博士許瞻太博占籍成都之新繁自得夫人遂相與奉其母來府中就師友以學太博性高爽不惜所有以交當時之賢俊朝夕會遇講磨其所習夫人常自臨烓䏽手和羹炙以過給賔客無一日不如事且未嘗有倦欿之色事其姑尤孝謹凡曰婦之淑節懿行他不能行之者夫人服之爲終身太博以母老職方君等皆漸長乃謂夫人曰新繁我舊業歸來此者為將營進士求起家今齟齬矣命也太夫人念故里

數子已可教盍歸以新吾之所為乎夫人喜遂復還所居新繁督諸子學愈勤而親見其子為尚書員外郎用其恩進封長壽縣君太博治家號嚴飭夫人每以慈恕潤飾之故梱内斬然若官府纚纚可述為鄉里所矜尚夫人好施舍不嗇藏蓋閭巷媪嫗每告所乏未嘗不稱其求予足且謝其所以為報者後見夫人春秋高潛相與語出涕泿祝天願夫人更逾百年我曹常所欲託賴之其愛惠得人也如此夫人晚喜酒然杯杓甚淺但日

日索當有既飲色愈温而氣和語言尤婉緻故諸女曁
衆婦常好酌進之乃歡素安強忽得病遂不効於藥熈
寧四年二月一日卒於其第享年八十一職方君初以
太博服除赴闕授通判綿州以夫人之年日夜西走至
家夫人疾雖棘見職方君歸尚怡然起與語若甚慰其
所以顧見之者後四日乃啓手足矣夫人生四男子曰
伸曰儀曰倫曰偕伸尚舉進士偕七舉一試殿廷下倫
治産贍其昆弟以學二女子長適勾叔良次適周

愬皆服習夫人之訓戒事親從人咸有佳譽男孫五人
善之慶之餘未名内外女孫七人以是年四月二十九
日葬夫人於萬善鄉脩仁里祔於太博之塋職方君與
同為有舊書來俾同銘夫人之墓同不當拒而當銘也
乃為銘之銘曰
猗歟夫人有顯令德修於其家而外以則女婦懿行母
姑嘉式曰其宗姻循蹈矩墨慈柔恕惠芬彬閫閾貤諸
里閭撫濟艱棘積報在子外科列職曁登於朝取寵自

國軸瑁囊錦金羅五色天子命書夫人封邑富木長壽錫畀以食夫人承之能自謙抑惟衆所豔蒙祉疇克饗年滋高獲疹遂亟命屬以纊告不能息聞之遠邇孰罔不盡彼繁之陽在苖以北夫也良兆同歸其域粹次徽範琅然秘刻期千萬年迺名之泐

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張氏其上世為武信軍大姓少喪父以孝謹事母凡有閭里巷宗族凡稱道夫人者必曰是性固所有不

待訓戒而後能也年二十嫁始平先生希元希元有才名夫人既歸之人皆以嘉耦賀兩家然恨已失舅姑不得以滫瀡從事希元舊結廬墓側夫人與同去不入城市凡十年撤紈綺屏脂澤慘慘朝暮奠饋有法希元以經史教子弟夫人亦班班成誦之講解義訓無不通曉希元喜接士賓客日滿門下終歲未嘗獨執匕筯以食夫人多自調絮和齊供擬無少倦至猝遽無有乃解裝購物以治其具惟恐一缺不能相屬者生四子正已正

雅正卿皆不許視家事督之學常以顧成汝父之志勵之故正符以春秋學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知梓州何公取其書聞朝廷正雅以明經正卿以進士為郡國所貢一門佳士鄉人仰伏夫人力也三女長適鄉貢進士王賁次適進士賈端次適前青石縣令陳公錫治平元年三月十日夫人以疾卒享年五十八以三年四月十四日葬於小溪縣永壽鄉鳳凰山之先塋曾祖德權祖昉父奎皆不仕正符以余與其父子游見余哭且

拜求銘夫人之墓余銘之曰

幽閑而為女柔婉而為婦慈嚴而為母是皆有令譽余

豈愧銘其墓兮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宋治平二年十月二日故太原先生太子中舍致仕閻

君諱路字蹈之之夫人以疾卒享年七十九明年正月

十一日葬於普安鄉沙坎里與先生之穴同焉其子灝

以同為同年進士來求文誌其墓同故采其善狀以書

夫人姓楊氏華陽人父諱元吉安道守節鄉里信慕有善人君子之稱夫人少孤外祖張崇文春卿攜養於其家春卿為孟昶時秀才通五經博極羣書鏗然有聲於當年昶歸朝春卿留蜀畏遠仕遂為西南士人文章宗師既老無子止有女及夫人在左右恭愿柔懿動嚮禮法薫漬善術該涉文史徽德婉行聞之閭里成都多豪宗巨家有以媒求姻接跡於門者春卿每拒之曰是女與孫循服素儉甚已深矣蓋非可以侈麗華靡之好以

化其所嗜者吾將求朴茂清粹嘉才美業之士以歸之且當其意爾後果以女妻國子助教周式而以夫人配先生者焉式講道著書為詩書名儒先生履尚簡潔學問無厭常以易禮春秋左氏傳名其家居陋巷坐爨舍教諸生與二子四時弦誦風雨不廢夫人亦以章句字畫訓誨諸女及里中内外親表之甥侄每佳時令節車交馬集衣冠擁會立候牆宇隣叙巷帔招約呼引帬裾次次羅列梱内修弟子之禮為經師教姆之賀如是者

凡三十年遠近稱仰之先生素貧寠衣㡾食困無有羸衍而夫人服敝惡享麤淡怡如也雖華章美品之在側未嘗以我之無有恥之性孝且慈奉養舅姑無闕禮撫育諸叔一盡乎仁愛生二子旦暮督其學長曰温景祐元年進士及第以職方員外郎通判戎州代歸逆江上至嘉州舟覆溺死次曰灝中皇祐元年丙科遷秘書丞授雅州名山縣縣在層巒複嶺之中林莽陰鬱嵐霧日發殊不與髙年耆起居相宜灝重其行部刺史知之使

假蜀之永康縣夫人至縣才七月病乃作瀰言之復得就藥成都九月二十四日至私第歴請諸醫卒不效遂啓手足矣夫人既知書達理道不若尋常婦人女子之所為親見温湛没不救收泣抆淚一斷以命不復更嗟悼為不可活之計被疾歸圍兒女與語無戚戚愛戀難舍之意此儻非盡通事物當爾之説雖烈丈夫吾固知其未能必矣夫人以温封華陽縣君三女適無錫唐棐崔庶幾劉繹孫二人仲曦仲韙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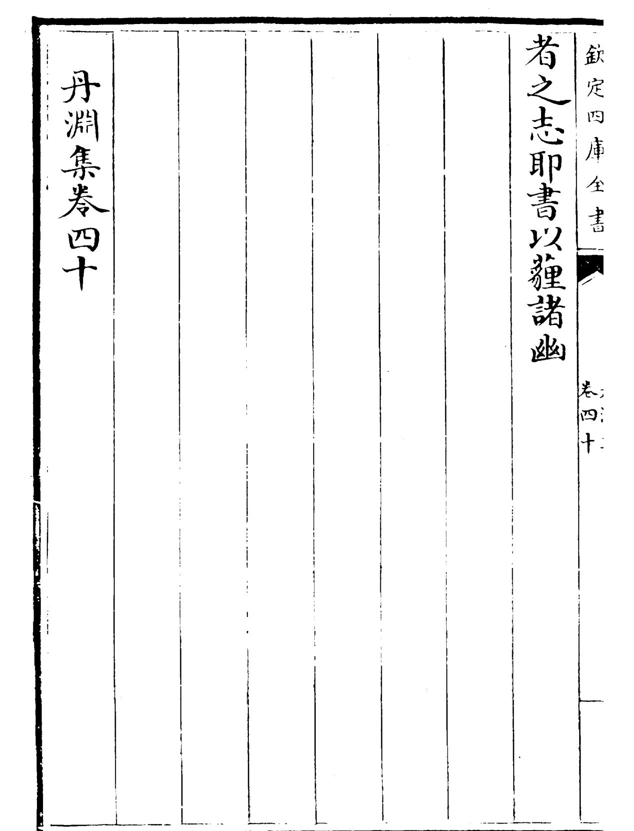
惟夫人出甲族粤在少失所育祖外氏恤之獨養而教性温淑鍼縷餘親簡牘配先生保邕睦執閫範端且肅固窘陋安水菽以書史化邑屋生二子勤其讀並入仕及以禄夫人者備五福數云盡膜就木歲時吉問歷卜彼東山地髙陸從先生闗陵谷刻銘章慰子哭

仁壽縣太君李氏壙銘

宋治平三年丙午春正月壬午太常博士宋璋與其弟瑄葬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縣金砂下村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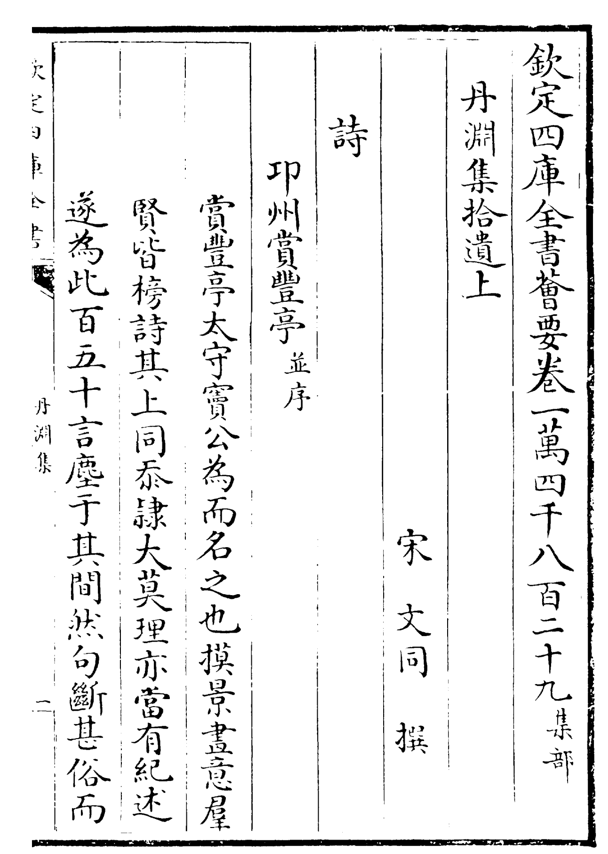
其父贈殿中丞諱某字易從之神域也夫人于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惟其懿德徽行宜所以表之於墓者皆具於與元太守集賢校理楊君繪之文博士復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校理文同謹歲月之實納壙中以告其後人同乃系以辭云

藏於此者誰歟是為母歸而有令嘉之稱於其宗族鄉黨者成紀夫人爾後千萬年兀者夷缺者闐而瑑者或不漫而泐也嗣人其知之矣噫此博士所以屬余渠渠



者之志耶書以貍諸幽

丹淵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九 集部

丹淵集拾遺上

宋 文同 撰

詩

邛州賞豐亭 並序

賞豐亭太守竇公為而名之也摸景畫意羣賢皆榜詩其上同忝隸大莫理亦當有紀述遂為此百五十言塵于其間然句斷甚俗而

文詞不深者蓋欲使溝壠之下耕夫餉婦讀易曉誦易記用而歌太守之德也易傳爾故不懼人之指笑而敢以獻云

人之創亭意大率由已便夫何我公者所作異他見臨邛郡東北井井晝羣甸其民喜施力無歲不登衍公因到城上有此多稼羡而云彼嘉穀誠我民所擅如其每用此豈不鄉土戀伊我牧其衆胡爾懼流轉遂兹謀棟宇顯顯向一面題為賞豐字義不止營繕常時命僚侶

于時歌管䔲髙談詑上瑞袞袞莫之倦擎酒揖大野指顧一欣忭田夫各相語我輩誰曰賤太守亦為我今日又張讌

邛州倅廳三省堂

將欲言治人必先由正身身正人自治此化行如神總總羣聖書論説尤諄諄後賢守為法不敢忘逡巡有欲著其跡更假他物伸或取几杖明或用盤盂陳或則銘於座或則書於紳此皆貪道者欲已日夕親涵泳既滋

久盛德光璘璘魯侯相門子佩義而服仁來乘别駕與齒髮何青春開口議政事條件皆有倫春露與秋霜畏愛其吏民尚懼有片缺不使其質純乃於廳事側開軒承甲寅題曰三省堂大搆高榜新地古物象野水竹清衣巾公暇每居此寂嘿如隱淪冥心以自觀外揣復内循一有所不逮補裞無纎塵既已自作詩文理相彬彬宛轉示明戒欲使風俗淳愚重侯所存再拜無辭頻待已固如此賢哉君子鄰常顧此基構永不罹荆榛有壞

則請修使之名不泯

題何靖山人隱居二首　靖蒲江人

錦屏山下何夫子鐵帶麻衣真古人若學詩來偷鬢老樂為儒後却家貧酒中酌月江村夜琴上彈風鸖寺春君已歸尋舊閒味肯騎肥馬入紅塵

其二

因循失計下青山却恨谿雲占斷閒黄卷聖賢忻對語青雲岐路袛低顏月墻槐影侵堦暗雨檻秋花滿目斑

自愛蕭條真吏隱心清不累有無閒

題兜率寺

簿領迷人喜暫閒聊尋古寺陟孤巒栢藏一逕中間窄雲斂千峰四面寛遠目已將飛鳥過寸心更乞老僧安若為借得禪房宿卧看龕燈一點殘

題鳳凰山後巖

此景又奇絶半空生曲欄蜀塵隨眼斷蕃雪滿襟寒澗下雨聲急巖頭雲色乾歸鞍休報晚吾待且盤桓

子瞻戲子由依韻奉和

子由在陳窮於丘正若淺港橫巨舟每朝升堂講書罷緊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事自屬他人羞猶勝俁俁彼賢者手把翟籥隨羣優岌如老鶴立海上退避不與鶖鶬遊文章豈肯用一律獨取無間有神術所蓄未嘗資己身揖揖恰如蜂聚蜜有時七日不火食支體雖羸心不屈陵陽謬守卑且勞馬前空媿持旌旄平生讀書苦萁詬老大下筆侵離騷貧且賤焉真可恥

欲撻羣邪無尺箠安得來親絳帳旁日與諸生供唯唯須知道義故可樂莫問功名能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一羽不須校女子小人知重輕

依韻和子瞻遊孤山

跨明越壓蘇湖錢塘風物天下無玉峰孱顔石穿漏雪海浩蕩潮喧呼舊嘗持之詫吾孥會挈爾去相與娛宦遊若不來此都腰間綵組徒云紆子瞻鳳味新結廬日哦其間與不孤平生美志自償足休問滿眼生雈蒲有

物可比中鄙夫蜉蝣朝生死於晡公攘顯奪入胠篋驕稺無乃非良圖子瞻之樂固有餘辨說是非從魯遽我今有索君勿逋歸日好景為我摹

再和

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胡為放浪檢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藍輿往往從以筇靈運石壁無此娛窮深極險興未已豈復更憚梯登紆過客休誇衡與廬天下此景君勿孤欲將文字寫物象當截無限尋江蒲登

高能賦屬大夫遊覽未厭嗟已晡安得世上有絶筆盡取君詩粧在圖此身之外何羸餘栩然而寤其覺遽請看湖上人名逋此子形相誰解摹

和陳基載大雨

黮黮雲如湧淙淙雨若傾𩕳翻銀漢濁勻洒玉繩明雷怒無停勢風豪有過聲危樓已初伏猶謂裌衣輕

和張推官荔枝

長嗟珍果滯遐方好種華林奉帝王夏簟滿風羅秀色

曉梯乘露摘新香潑霞乍染愁將變烹玉纔凝忍更嘗
正在臨卭病痟甚忽蒙佳惠敢相忘

贈李仲祥道士

不見先生已數年相思惟是誦嘉篇因來守郡空山裏
又喜通名晝戟前抵掌劇談猶矍鑠堆胷豪氣尚蜿延
近聞買得鵝池住且向人間作地仙

和陳基載重陽日

文酒尋常不厭求坐中須得賈長頭幸逢九日稱佳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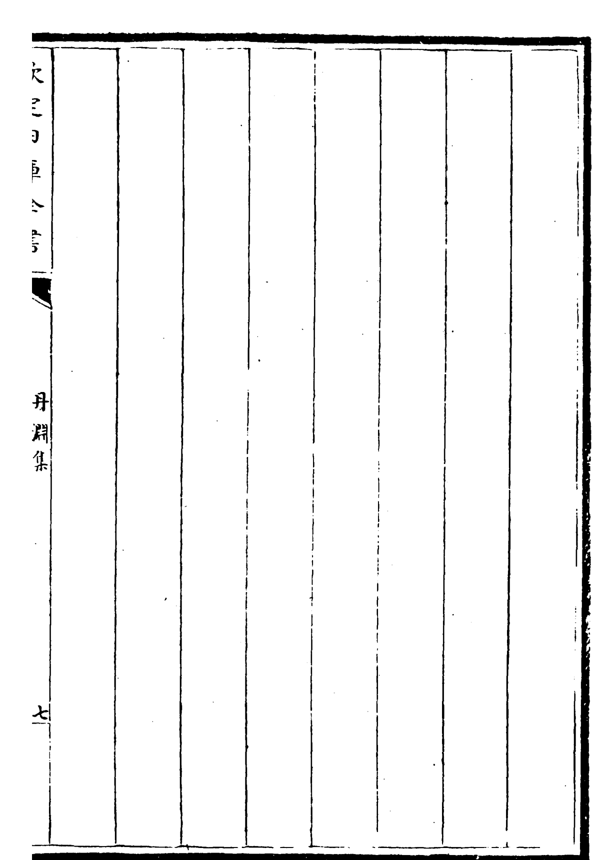
宜對三嵎賞素秋歲月但看隨葉落利名當信與雲浮憑君且學龍山飲一醉能令萬事休

寄張郎中

常媿無才動有權十年鄉里但留連養成答颯人應笑學得支離自謂賢三館舊遊層漢上一麾今守亂峰前幸逢別駕如張軌免對蘇章説二天

遊閑居院

乘暇訪閑居臨行欲所須急沽龍口酒忙打佛前魚



丹淵集拾遺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 集部

丹淵集拾遺下

宋 文同 撰

雜著

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人既生其五常之美已潛牙於其中渾渾融融冥漫晦霿而罔克自韋從之師所道有法駸駸焉適柔良粹厚之區會真參元而為正人端士矣反此固隔蔽其素所

有也去而名嵬瑣兇桀叢然於天地間口鼻耳目眉齒鬚髮徒人耳亡他繇始習之是與否已諸生資朴淳茂歷監之咸可彫飾繪畫以為令器今既學於元防當進退勿怠以充溢乎所以顧來之意元防貯儲甚深而宏予昔與之游備識之且不敢以誣諸生諸生宜修心治身趨教嚮誼毋甘浮淫毋生夸驕毋輕語議毋妄施設毋尚褻狎毋念荒逸毋聽讒嫉毋起怨背則諸生於謀已也甚善予亦重諸生習之自必見諸生為正人端士

矣恭之哉時皇祐四年二月七日

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希夷先生陳摶字圖南後晉天福中來遊蜀聞是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有道術善鎖鼻息飛精漠然一就枕輒越月始寤遂留此學卒能行之後歸闕中所修益高蛻老而嬰動如神人太宗朝嘗名入對問俞旨賜詩與號放居華山章靈暴奇久乃解去逮今海内愚耋童稚具齒舌者灼灼能道先生之所為先生本儒人既綵

虛無凡作詞詩皆擺落世故披聾剮盲蹊穴易知每一篇墜塵中雖市人亦諷誦不休謂眞闕秘區若可自到當時有贈昌一者親墨殿楹上後人已毖渝漏刻之歷祀已多（自丁酉訖今實一百一十四年也）苔塗埃昏藏隱晦黑積久不問皇祐庚寅歲郡將博陵崔公制治之明年廷事簡休恬於訪奇考志得此即往臨視讀已歎云此非遠形外器者言耶解名纓脫利拳扶人於夷曠之鉅逵爾達者所存深如是哉惜其陊腐不能久傳寓於石其幾乎乃

求摸之顧謂其幕中文同曰子可作糸疏其𦅸俾來者知所以然因而護持勉於亡窮亦我曹謀也同唯唯謹執筆願書其猶屬之末且拜公之所趣特髙乎閎善而勿通者萬萬矣中元日書

重序九臯集

大邑缺令余以郡從事來攝其治既至樂其少訟而多暇獨未見有過從可延之與語議者問左右皆言静林有老僧曰惟已戒業甚髙凡士大夫之賢與其徒之名

者多與之游無不謌詠以道其為人在里閭一切皆歸尊之不敢怠此疑可以當君子之求訪者遂名來果與他浮圖者異狀貌秀健襟宇恢擴辯論博給根固基厚信釋氏之門景星慶雲爾余大喜明日詣其所居一室寥然遠介江上幽澹虛潔整整可愛視其壁有畫儒者像榜云長秋山人胡昭甫字惟岳真者旁有贊乃已師之辭講胡之美尤盛問之曰此已師師也當僭孟朝渠為進士有詩名於時不第已師得學四聲於其門下令

不幸而其嗣泯絶已師既荷其教誘竊懼其為鬼而死無食處故圖之廡朝夕得以瞻慕而歳時得以獻享也余聞之益重其所存因而歎曰夫世之具儒衣冠而把吾孔氏之書卷者過耳歴目莫非皆仁義之説及於其所事師一反面不復更名之者多矣況肯有卹其没後者耶已師乃學佛者斷念割愛實曰其事今反能如此宜乎吾心之信確確而愈堅因索其詩得七百首携歸諷誦累日温純謹愿含蓄意思誠鐘磬塤篪之雅韻鸞

鳳虎豹之竒采其春容彪炳不假於他而一出於自然矣余固願為之序使行於世期覽之者知己師不獨號方袍而能為辭章亦著其行義磊砢𩵡特而絶出於衆人爾己師字亞休姓仇氏識余時年七十五歲云皇祐癸巳下元夜三更杳杳堂書此序

崇壽禪師塔銘

禪師俗姓仇氏名惟己字亞休邛州蒲頓人自少時趣尚便髙逺不與鄰里諸兒同嬉戲惟是聞作佛事則汎

灑供獻恭勤精愿不敕之而自率常恐若不能如法者父母異之乃俾隷大邑静林僧籍以仁普為師年十六遂落髪二十受具戒來成都太慈寺聽講大乘諸經盡通暁奥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荒落不治但腐椽破壁欹邪罅漏陳屋數間而已師恬然安一榻處其中無厭色鄉人有胡昭甫惟岳者髙世之士善吟詩其最深處雖唐人葢亦有未能到者師師之入室矣師甞以詩見邑宰秘書丞滕喬喬一讀重之來謁師見庭廡壊

裂殆不可坐起倡邑人為修之未幾臺殿樓觀一一完具師之德業自此愈遠聞閭里之人皆欽嚮之師是後不復他出掃靜室據古几宴坐一食遇物感興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澹清粹不若其徒之所為者與人語和輭未嘗輙近人出入縣中六十年亦未嘗以愛惡置利害於其間衆皆稱之師素堅强少疾狀貌修偉慈恕溫裕縣人無長少咸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寧留連師誨諭慰滿而後去一日忽名其弟子在前且曰人既生理

當有死死常事非異事吾無死生且久矣汝等當體吾之所以無死生者慎勿戚戚如衆人乃不累吾今日之所付囑爾慕安等泣曰師胡為是言有何所縁耶師曰吾之神光一道去矣留此無數刻汝當奉吾所戒曰惡不宜為善不宜失語已攝足趺坐疊手瞑目而逝揺挽不動嶷如塑刻享年八十六治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也遠近緇素來赴哭者殆千人衆謂宜以師之真身建蘇塗而扃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芟去三毒回面正法

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慕安等遂從其謀風神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畏如侍諸側余往年嘗居郡慕識師甚熟後復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歸日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遶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熈寧五年余知陵州師之孫慕真來請余求文以銘師之塔余昔既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之曰

是身如浮雲倏生而忽滅形質本何有聚散俱為幻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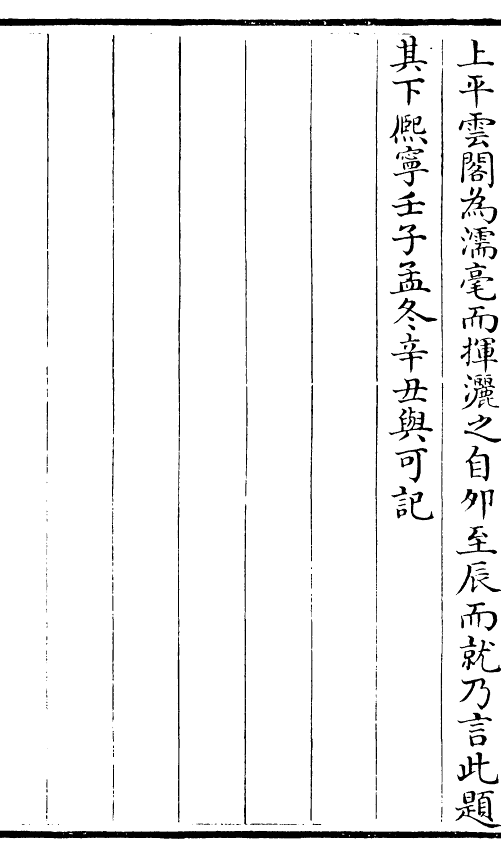
人而昧此演起無量法從一十百千乃至萬億兆譬如蠶吐絲纏縛身自獄既倮而復羽孳種無由斷出此而入彼輪廻豈知覺師有大智鏡初誰為磨拂光明發虛空淨無一塵染大曜滿法界欲照誰能執收歛付諸匣乃是所假者示現於世人師以願力故師之所非相真實不思議凡所見聞者依以為漸入由此登佛地其則固不遠書以告諸後咸願起正信

紆竹記

紆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其始共本以出去土未幾而遽分其三裁三尺倮然無他枝乃梜蓋其顛末脫籜時蝎害之使然爾其一既獨盛將挺起為垂巖所軋力不得競乃求虛以伸所趣觝礙無所容屈已自保生意愈艱蟠空繚隙拳局以進伏碣磝蔽蓊薉曽莫知其歷寒暑之何許也余采藥過其下見之命葺蠹二童奴撥荒榛除腐蔓扶起而支持之則已堅彊偃蹇宛骫附地若不欲使人加哀憐於其不得遂諸生理者然觀其抱

節也剛潔而隆高其布葉也瘦瘠而修長是所謂戰風日傲冰霜凌突四時磨轢萬草之竒植也余歎視良久聱者進而言曰是將以瑞而名之可乎曰瑞生於人所易見俾得以致之此獨處窮僻非瑞也鬣者進而言曰是將以怪而名之可乎曰怪起於不常有物體自効以見駭於世此因地而然非怪也然則何名而可曰天之生物槩授以生其各有所得失之者莫不常繫乎其所託竹之為物乃草木之中甚賢者今此不幸不得其地

以完其生上蔽旁闕不使自通遂至於質狀如此然其天之所與雖不能奮迅條達以盡其性而其所得短長巨細之分當亦緣理而浸長之故其氣不能暢茂於其内而其勢所以促蹙於其外也且其所以若是者夫豈得已哉令也就其所以不得已者而名之曰紆庶使後之人知其得名之由以不得已而取之也於是聱齹並進而言曰公名之既聞命矣公平居常好戲為此者盡摹之以示於人乎余許之使聱者裂素齹者漬墨清曉


上平雲閣為濡毫而揮灑之自卯至辰而就乃言此題其下熙寧壬子孟冬辛丑與可記

丹淵集拾遺下

謹案拾遺上第三頁後三行聊尋古寺陟孤巒刊本陟訛陡今改

拾遺下第四頁後七行自少時趣尚便高遠刊本脫自少二字據別本增

